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窑洞轶事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窑洞轶事

任文 主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4N04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窑洞轶事 / 任文主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6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ISBN 978 - 7 - 5613 - 7716 - 1

I. ①窑… II. ①任… III. ①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史料
IV. ①K269.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4592 号

窑洞轶事

任 文 主 编

责任编辑	巩亚男 张旭升
责任校对	张 佩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 snupg. 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716 - 1
定 价	39.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冯晓立	傅功振		
主 编	任 文			
编 委	薛义忠	石 杰	梁向阳	孙国林
	朱鸿召	张军锋	梁星亮	姬乃军
	刘卫平	田 刚	陈答才	王晓荣
	刘东风	冯晓立	傅功振	
参编人员	王 耀	王晓飞	王慧子	邓 微
	仝 蕾	巩亚男	庄婧卿	刘存龙
	张 双	赵虹波	雷亚妮	

编辑说明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是一套以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原始档案并配以历史图片为基本内容的史料集成。它试图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或者后代的讲述、回忆，来还原历史真相，呈现延安十三年的辉煌，从而改善当代人对“符号化”延安的僵化认识，再现一个本色、真实的延安。入选文章均来自已出版的图书、杂志、报纸，酌量选录地方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机构等征研的资料。

丛书所选文章注重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尤重对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梳理。丛书内容虽以回忆、口述等形式呈现，但其较强的故事性、可读性，有益于对当代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进一步弘扬延安精神，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丛书共 17 种 21 册。内容包括口述实录、回忆录、访谈录、重要的档案材料及代表性研究文章。口述实录、访谈录与回忆录前均设置了对口述人或回忆人的简要介绍，并突出介绍口述人或回忆人在延安的工作或生活经历。

所选文章中，因个人当时的见闻条件、历时记忆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以及可能附加的主观因素等，讲述人或作者对历史事件的忆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已逝的客观真实，且不同的亲历者对同一事件的细节叙述也常稍有出入，这一方面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复杂

性、多元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应该是“人的历史”，不能只有一种“写法”或“说法”，更不存在“唯一性”，这样才能更趋历史“真相”。为尊重原作，编者收入时未强求统一，多以“编者注”提醒读者注意。

入选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 30 年代到本世纪初，每篇文章自有其文字风格和时代的语言习惯，收入本丛书时，除特殊情况外，皆尊重原文，不做改动；原书专名（人名、地名、术语）及译名与今不统一者，多未做改动。如确系作者笔误、排印错误、数据计算与外文拼写错误等，则予以修正。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依据现有出版规范做了统一处理。除特殊情况外，原文篇后注或行文注统一移作脚注，文献著录稍加统一。

由于我们工作经验不足，或翻检资料有限，或水平、认识有限，其中可能存在讹误或差错，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为一套大型汇编丛书，涉及文字与图片等著作权联系方面的工作难度很大，我们进行了多方努力和联系，但仍有部分作者信息不明或原工作、生活地址变动而无法联系，希望版权人或版权继承人见书后与我们联系，以奉稿酬与样书。

谨以“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的出版，向革命先辈致敬！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编委会

2014 年 3 月

窑洞里的革命家

002 红色警卫邬吉成回忆往事 口述：邬吉成 整理：刘永辉

009 我眼中的陈云部长 刘家栋

018 记三位元帅 口述：师哲 整理：李海文

038 延安总部高参室实录 童陆生

046 领袖的宿营地 汪东兴

057 几位领导人的延安轶事 口述：李耀宇 整理：李东平

066 我所知道的朱总司令 王保成

窑洞里的文化事业

072 忆我在延安的工作和读书生活 于光远

086 忆清凉山的战斗岁月 温济泽

094 延安播音生活回忆 肖岩

098 延安作家俱乐部 王德芬

102 延安时期的冼星海 李长华

112 在革命圣地的日子里 于蓝

122 西战团轶事 口述：陈 明 整理：查振科 李向东

131 凤凰山下学摄影 郝玉生

135 延安“部艺”引领我走进音乐殿堂 口述：向 异 整理：邹晓昇

窑洞里的爱情

142 延安式的恋爱和结婚 王仲方

149 毛泽东与江青 口述：叶子龙 整理：温卫东

154 在延安和家英相识相爱的日子 口述：董 边 整理：曾 自 曾 立

167 从延安到西柏坡——王光美回忆与刘少奇的相识相恋 口述：王光美 整理：黄 峥

181 我和丁玲的相爱与结合 口述：陈 明 整理：查振科 李向东

188 我的爱情在延安开花结果 骆 岚

194 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 口述：任 均 整理：王克明

198 军歌嘹亮的岁月——我与郑律成的异国情缘 口述：丁雪松 整理：杨德华

211 青年人的个人问题 陈复生

窑洞生活趣忆

218 土里刨出来的娃娃 钱卓麟

222 一个“没用”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生活经历 于光远

229 闹“鬼”·捉“鬼” 冯森龄

234 我丈夫发现了南泥湾 口述：徐纬英 整理：曹 晖

238 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 莫 艾

243 打井 燕 斌

248 南泥湾的一次春节文化活动 廖 明

252 回忆贺龙师长视察南泥湾部队 侠静波 门中三

256 在延安开荒种地 口述：李耀宇 整理：李东平

260 跟着毛主席逛庙会 汪东兴

窑洞过客

264 英国绅士访延安 [美] 陈元珍

270 苏联大夫在延安 口述：师哲 整理：李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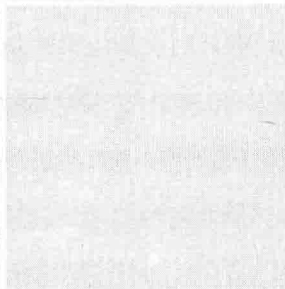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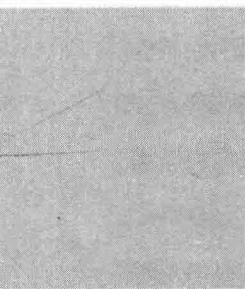
278 在毛泽东的窑洞 [美] 李敦白

300 王安娜在延安 [德] 王安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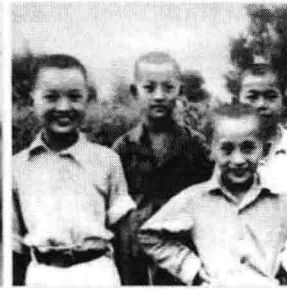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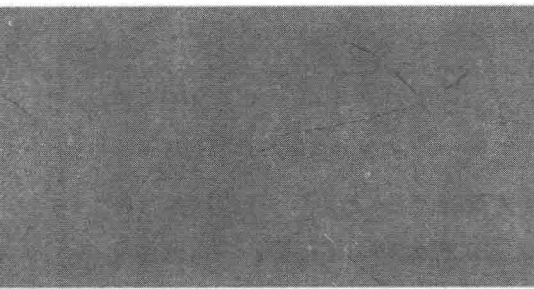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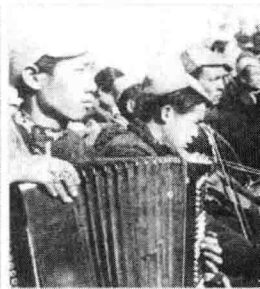
312 延安教堂里的灯火——忆张（学良）周（恩来）初次会晤 李维

316 白求恩说：“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口述：金德崇 整理：东平 王凡

319 第二故乡的怀念 [日] 梅田照文



窑洞里的 革命家



红色警卫邬吉成回忆往事

口述：邬吉成 整理：刘永辉

邬吉成，1927年生，山西神池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当过勤务兵、司号员、战斗员，历经晋西“十二月事变”“百团大战”等重大事件和战役。1945年春，被选调延安参加七大的保卫工作，后留延安从事中央的核心保卫工作，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站岗。在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期间，主要任务是随卫毛主席。1948年春，随中央前委迁徙西柏坡；1949年春，随中央机关迁徙北京。曾担任过毛泽东主席的随身警卫、中央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司令部副参谋长、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并长期从事外宾警卫工作，多次为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

初见领袖不相识

1945年的春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过硬、政治可靠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延安的。

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由黑峪口过黄河，经过米脂、绥德、清涧、延川，一路辗转，我们终于到了延安。走过大、小砭沟，我们来到了中央警备团团部所在地——侯家沟。当时中央警备团的团长兼政委是吴烈，副团长是王金，参谋长是刘辉山，张廷祯是政治部主任。在招待所住了两三天之后，政治部副主任张耀祠来给我们讲话。随后，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分配到一营一连（手枪连）。

来到一连后，我被分配在二排。我的第一班哨，就是在周恩来家院外当警

卫。在延安时期，大家都尊称周恩来为周副主席。而我由于之前一直是在前方基层工作，当时也只是知道党中央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很少听说有关周副主席的事，更别说亲眼见到他了。

周副主席家的院子外面有一口水井，井台上装有轱辘。我第一次站岗时，站了一阵儿，感觉有些困意，就靠在了轱辘旁。这时候，周副主席回来了。

他当时并没有像其他首长一样穿粗布制服，而是穿了件根据地不多见的皮夹克。他步子走得很快，后面跟着两个挎手枪的卫士。我当时很犹豫，不知道要不要拦住他。按规定不认识的人应该先拦住询问一下，可万一他就是住在这里的周副主席呢？最终，我还是没有拦住他。这使得我的心里一直在犯嘀咕。

下岗后，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班长石玉玺。石玉玺说：“那就是周副主席，你怎么连周副主席都不认识？”他随后又讲了一些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从那以后，我就认识了周副主席，并因为第一次站岗就犯了迷糊，提心吊胆了半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我万万没有料到，几十年之后，在周副主席最后弥留之际，他提出想见的一个人，竟然会是我。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警卫人员，只知道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会议。至于会议的有关内容，也是通过后来的学习才知道的。具体到我们个人身上的感觉，就是警卫任务量增加了，既要为会议会场做保卫工作，又要继续承担原来在首长家门口站岗的任务。



郭吉成

我们连队主要负责大会会场和各种晚会的核心警卫任务。此外，还承担了大礼堂各大门的入场证件检验、防空洞的检查维护、杨家岭和延河桥的警卫任务等。一天上午，我正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外面值勤，这时，一辆首长乘坐的小车从枣园那边经延河大桥开了过来。

那种小车样子比较特殊，有点像现在的工具车，后来我才得知它是抗战期间由海外华侨捐赠的。车子两边的门下面有踏板，警卫人员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在以往我没见过这种阵势，所以当时觉得很新鲜，并由此判断是首长来了。

之前我虽然从得过的奖章上看到过毛主席的像，但那只是个很小的头像，和真人有很大差别，并且看不出个头高低。那辆车子在我面前不远处停下后，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从车子里面走了出来，警卫人员护卫在他身边。班长告诉我，他就是毛主席。

领导人在枣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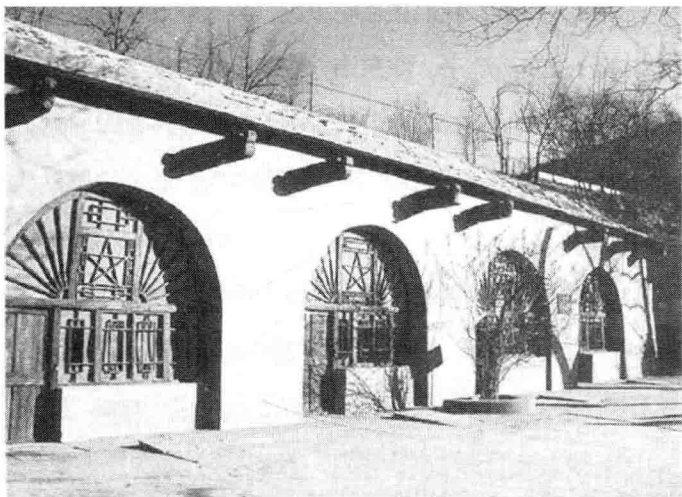
进入1946年后，内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部队已经开始为打仗做准备了。当我从劳山返回连队时，连队已经转移到枣园，开始执行保卫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以及苏联设在枣园西山上的与莫斯科联络的电台安全的任务。

在枣园，毛主席住的窑洞外有院墙。与他的小院紧挨着的东边，是朱总司令的小院。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老总有单独的警卫班，负责他们院子里面的警卫。我们则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首长的院子外面站岗，负责外围警戒。

在毛主席住所下面，从西往东，有一排九眼窑洞，西头第一家便是任弼时的办公室兼宿舍。任弼时整天都很忙碌，休息时的娱乐也就是找彭老总下两盘象棋。他若是一躺下睡着了，就会鼾声大作。在这种时候，值勤的哨兵，不仅要注意他的安全，还要注意保持安静，不能影响了他的休息。

中间三眼窑洞，是刘少奇的办公室兼宿舍。我在他院外站了几次岗，发现

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都在窑洞外面转悠。我推想这大概是在散步，可是他的步履挺快，不像一般人散步都是悠缓地迈着方步。而且刘少奇在转悠时，总是目不旁顾，从来不和哨兵交谈。



枣园，领导人故居

最东面是彭老总的办公室兼宿舍。彭老总常常办公到很晚才休息，并且在办公的过程中，他总是习惯于隔一段时间就出窑洞外溜达溜达，稍事休憩。碰到哨兵，他总是会问一下“现在几点钟啦？”遇到公务不是很急的时候，他也会只身出来溜达，顺便和哨兵拉拉家常。

撤离延安

1947年2月，毛主席搬到了王家坪，朱总司令则搬到了距警备团团部不远的侯家沟。侯家沟目标小，比较安全，我所在的班被派到这里担任朱老总的警卫。3月10日，朱总司令离开延安奔赴瓦窑堡，我们班没有跟着走，仍驻在原地等待命令。同一天前往瓦窑堡的，还有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首长。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吃早饭，突然响起空袭警报。很多人都跑到窑洞外面去看。过了一阵子，在东南方向的上空出现了一队队的飞机，随后又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接着，我们团里的重机枪也开始对空射击。

那天的轰炸，从早晨7时到下午4时，断断续续持续了9个小时。敌机对延安飞机场、延安旧城、边区政府、八路军大礼堂、中央党校、中央医院等处，实施了比较密集的轰炸，投下了数以千计的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看着四处扬起的硝烟，人们都感到：国民党挑起的战争，开始降临到延安了，这里马上就要成为前线，已经没有什么后方了。

从3月11日到18日，敌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接连不断。后来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把他空军三分之二的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来了。

我们班回到王家坪时，毛主席、周副主席还都住在那里。在王家坪桃园处挖有防空洞，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住在防空洞的一北一南。敌机轰炸延安的那几天，他们就在防空洞里办公、休息。洞里比较宽敞，还备了马灯、凳子、行军床。

1947年3月18日的傍晚，延安已成一座空城。中央各机关、边区政府、驻防部队、后勤机关人员及家属，包括幼儿园的保育人员和孩子，都已经撤走了。可毛主席还没撤，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后来，他又突发奇想，说是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据说经彭总一再催促，说：“胡宗南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让部队替你看！一分钟也不能待了！”这才硬把毛主席推上了车。

难忘的转战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总，以及被毛主席、周副主席召来谈话的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毛主席、江青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及几个警卫，坐一辆吉普车；周副主席和他的几个警卫，坐另一辆吉普车。我所在的班，成为保卫毛主席的两个班之一。我们乘坐一辆美国造的中型吉普车，一辆带拖斗的

小吉普车紧随后面。

我们的车队经过了延安飞机场。备战期间，为了不让敌人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机场的跑道已经全部被破坏，挖得坑坑洼洼的。此刻，我们乘坐吉普车走到这里，人被颠得就像筛煤球似的。副班长郭玉占因为坐在车斗最后面，一下从车里颠了出去。我们赶快叫停车，他才又爬了上来。到三十里铺后，周副主席吩咐队伍停下来，进行轻装精简。总部机关撤退时，有些人把一些办公用的桌子、椅子也带上了。周副主席说：“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哪还能用得着？今后就得在膝盖上办公啦。”说着，他还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经过一阵急行军，我们在一个叫刘家渠的小村子宿营，它在现今延川县永坪镇的西南。这是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比较隐蔽。全体人员都到村里歇息，车子放在村外。

第二天下午4时左右，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村子上空经过。毛主席和我们乘坐的车子都用地里堆放的高粱垛子做了伪装，可是不知道是哪辆车没伪装好，大概是玻璃没盖严，太阳光射在上面有反光，被国民党飞机发现了，便飞来飞去向汽车俯冲扫射。

在村子里的指战员听到扫射声，就出窑洞支起枪要射击。周副主席连忙制止说：“不能开枪，否则就暴露目标了。都回到窑洞里去！”果然，敌机扫射了一阵子后，见没什么动静，就飞走了。

到了夜晚，我们才又开始行动。行动时保卫人员没有再乘车，而是步行。我听说毛主席乘坐的那辆吉普车前面的挡风玻璃被打穿了，里面的座位上也有子弹孔，也许反光的玻璃就是毛主席这辆吉普车上的。毛主席看见挡风玻璃上的弹眼，风趣地说：“这也不错嘛，给我添了一朵花。”

4月中旬，我们随前委到了三边的王家湾。连里抽调了身体条件好、作战经验丰富的十几个人组成一个班，从毛主席的警卫班接过六七支苏造小转盘冲锋枪，又配备了4支德式手提式冲锋枪，担负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的警卫任务。我被选中了，班长由杜林森担任。

见证领袖战友情

因为跟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身边，我们看到了领袖们之间相互关心体贴的情景，亲眼见证了领袖之间深深的战友情谊。

那是在小河村的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住在一个小院。院内是三眼相通的窑洞，毛主席住一头，周副主席住一头，任弼时住中间。任弼时睡着了鼾声如雷，经常影响毛主席休息，毛主席就只好起身在院子里面溜达。有一次恰好被周副主席发现了，他就想过去推醒任弼时，可毛主席示意他不要惊醒任弼时，让他好好睡一觉。我们这些警卫战士知道后都特别感动。

转战陕北的那段日子，生活异常艰苦。有时没有粮食接济，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就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嚼喂牲口的黑豆。此外还经常碰到军情危急的情况：像在白龙庙渡葭芦河时，因为头天夜里骤降暴雨引发山洪，队伍到河边才发现无法渡过，而后面胡宗南的数万大军离我们几百人的队伍已不足 20 里；另外有一次在天赐湾，我们手枪连守卫在前山，胡宗南的敌军几乎开进到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尽管艰难危险，但我们从未感到过消沉，更不曾产生过失望。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而不胜。

（本文选自《党史文苑》，2010 年第 21 期。内容有删节）